



# 五大賊王

大結局

张海帆◎著

①

五行合纵

——盗亦有道，揭秘贼王世家  
千年传奇盗术的惊世之作

中國華僑出版社

# 五大賊王

柒

五行合纵

张海帆◎著

大结局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大贼王.7, 五行合纵 / 张海帆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3-2209-8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911 号

### ● 五大贼王 7 五行合纵

---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作 者 / 张海帆

责任编辑 / 赵姣娇

装帧设计 / 尚书堂

特约编辑 / 苗水芝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36.5 字数/590 千字

印 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209-8

定 价 / 38.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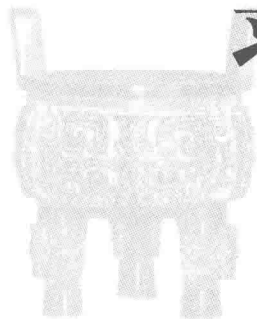
编辑部: (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64446051 传真: (010)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目录



第十三章	火栖良木	383
第十二章	土情之坚	350
第十一章	善恶正反	323
第十章	木爨异动	289
第九章	火性本邪	257
第八章	斗蛊大会	219
第七章	水火姻缘	189
第六章	木家粮队	163
第五章	木蛊难进	128
第四章	情为何人	96
第三章	水态不定	64
第二章	木象生火	31
第一章	火魂断续	1

# 五火·王

## ● 五行合纵

第二十一章	贼王之末	.....	574
第二十章	罗刹梦碎	.....	559
第十九章	有取无失	.....	539
第十八章	逆血罗刹	.....	518
第十七章	再闯罗刹	.....	494
第十六章	大破万年	.....	475
第十五章	金火信义	.....	441
第十四章	五行合纵	.....	405





## 第一章 火魂断续

火小邪选着没人之处，一路呼喊獍猴他们的名字，也不敢大声，却始终无人答应。再走一段，已经出了密林，前方豁然开朗，已到了山脚下，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就坐落在眼前不到二里远的地方。

村落里一道炊烟升起，火小邪张望了一下日头，正是午时。

一见有了人烟，火小邪顿时觉得腹中饥饿难耐，灼得胃火烧火燎的疼痛。

“我这个样子，再找下去恐怕也要死了，先去村庄里讨碗饭吃，包扎一下伤口才好。”火小邪心里想着，便从密林中钻出来，选着低洼处，向村庄中摸了过去。

走了一段，火小邪回头一看，只见身后群山巍峨，连绵不绝，又是心头一惊：“奉天附近百十里，也没有这么高大的山啊……我到底是在哪里啊？”

尽管一肚子全是疑惑，但饥饿感是实实在在的，火小邪看着不远处的村落，连吞口水，恨不得能吃下一头牛去。

正想着能讨到什么吃的，突然听到头顶上嗡嗡作响，仿若雷声。

火小邪赶忙退后一步，钻到草堆里，向天上观看。

只见一架金灿灿的单桨飞机，从云层里急坠而出，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又忽地拉高，再度钻进云层中，很是轻盈。这架小飞机消失之后，云层中又先后钻出两架大块头的飞机，机身上画着日本膏药旗，似乎正在寻找先前的那架金色小飞机，嗡嗡的声音巨大，两架大飞机盘旋一番，没有找到小飞机的下落，在火小邪头顶继续盘旋不止，不肯离去。

火小邪看得目瞪口呆，情不自禁地暗叫道：“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心里刚刚叫完，火小邪又是一愣：“啥？这东西叫啥？零式战斗机？我，我，我怎么会给这两个铁鸟起这个名字？”

火小邪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他的记忆中，压根没有见过能在天上

飞的铁鸟，怎么一张口，想也不想就称这东西是“零式战斗机”？

天空中，那两架零式战斗机又盘旋了一会儿，突然一架飞机拉起了机身，向着远处直线飞去，就见到远处有一个金色的小点，从云层中绕出来，正越飞越远。两架零式战斗机发现了它的踪迹，紧追而去。不一会儿，三架飞机全部消失在远处的云朵里，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火小邪跌跌撞撞地从草堆里爬出来，看着三架飞机消失的方向，骂道：“真够吓人的，老子到底在哪？怎么全是些怪事！”

火小邪骂了几声，想也想不通，还是抖擞抖擞精神，尽量加快了脚步，向村庄赶去。

好不容易进了村，火小邪举目一看，原本期待的心情一下子沉入谷底，满口水咕咚一下，咽回肚子里。

这里就是个许久无人居住的废弃村庄，杂草蔓延，蛛丝遍布，道路上落叶铺了厚厚一层，无人打理。

火小邪见状，心里虽凉了半截，但看到村落正中央那道慢慢升腾的炊烟，还是怀着一丝希望，顺着墙根处，向前赶去。

走了几步，火小邪又觉得不妥，从墙上抹了一手灰尘下来，使劲涂在脸上，让人认不出自己的相貌，这才放了心。火小邪的理由很充分，万一做饭的是张四爷家的人，一眼把我认出来，我自己找上门去，不是羊入虎口了吗？火小邪自觉得意：“看来我大难不死，变得更聪明了啊！”火小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衣服全部撕掉，仅穿条内裤，又从一处大门洞开的废弃宅院里，捡了一条烂麻袋，撕了个口，穿在身上。

“这回没人认得出我了！”火小邪心想。

等走到冒出炊烟的那一家，一股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激得火小邪口水直淌，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他努力吞下口水，轻轻叩了几下院门，但无人应答。

火小邪不死心，又加大力气敲了几下院门，还是无人作答。

那股米饭的香味，直钻心肺，火小邪再也按捺不住，伸手一推，门竟没有插上，应声而开。

火小邪吓得退了一步，瞅了瞅院门内，好像真的没有人，便鼓起勇气，装作潦倒异常的乞丐模样，慢腾腾走入院内。



还是个废弃的院子！门窗破烂，毫无人气。

火小邪憋着嗓子叫了声：“大爷，大爷，有人吗？”

没人应他。

那股米饭的香味愈加浓烈，如同勾魂的法术一般，让火小邪不由自主地觅着香味，不管不顾地向房间里走去，一直走进了伙房。

伙房里灶台下，还有柴火在燃烧，蒸饭的大锅盖得死死的，米饭香味正是从锅里透出的。

火小邪暗叫一声：“不管了！老子先吃了！”一步便跳到灶台边，将锅盖一把揭开。

米饭香味犹存，却只剩了一层锅巴……

就算只是锅巴，火小邪也惊为珍馐，眼睛瞪得滚圆，恨不得一脑袋扎进大锅里去，一边抠锅巴塞进嘴里嘎嘣嘎嘣猛嚼，一边嚎道：“锅巴好吃，锅巴好吃，我就爱吃锅巴！”

风卷残云一般，火小邪三下五除二，便把剩下的锅巴全部吃光，总算觉得肚子里舒服了一点，尽管只是吃了个半饱。

火小邪吃完，环视一圈，又想到：“看来这间屋子，刚刚还有人在做饭，不知怎么就跑了，奇了怪了！也罢也罢，我先在这屋子里四处转转，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衣服药物。”

火小邪在屋子里飞快地翻找一圈，空无一物，觉得不太甘心，又绕到后院去。

一进后院，火小邪眼前一亮，一个树杈上，明晃晃地晾着一套衣裳。

火小邪心头一乐，迈步上前，正要取下，又觉得不好意思，后退一步，鞠躬拜道：“我不是偷衣服，我不是偷衣服，大爷兄弟姐妹们，原谅原谅，等我有钱了，一定回来还钱。”

这样自我安慰一番后，火小邪方才上前将衣服取下。

火小邪刚刚把衣服取下，耳朵突然一晃，明明白白听到身后十步开外有人的脚步声传来。

火小邪心中一紧，骤然回身，低喝道：“谁？”

半晌无人回答。

火小邪听得真切，就在围墙角落里，有人躲着，不禁盯着此处，又低喝道：“听到你了！”可转念一想，恍然大悟：“一定是做饭的人，躲在那里，



怕我是坏人哪!”

火小邪赶忙口气缓和了许多，将衣服放在脚下，高举双手，恳求道：“我是落难到此，落难到此，我不是想偷衣服，我是没办法，我这就走，这就走。”

火小邪拔腿便走，就听到身后窸窣作响，有脆生生的女子说话：“慢着！你站住！”

火小邪连忙站定，不敢回头，只道：“大姐别生气，我这就走。”

那脆生生的声音说道：“回过头来！”

火小邪扭捏一番，头皮一硬，转过身来，向说话的那人看去。

这一看，火小邪又是愣了，不远处分明站着一个小生生的姑娘，打扮普通，可长相气质，分明是城里的丫鬟模样，好看得紧！

火小邪依稀觉得这个女子有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只好高举着手，可怜巴巴地说道：“大姐，你，你，别生气啊。”

这个女子打量了火小邪一番，看不出他的长相和身材，便厉声道：“你是谁？”

火小邪吞吞吐吐地道：“我是个叫花子，没名没姓的……”

女子又问道：“你怎么听到我的？你耳朵很好使？”

火小邪说道：“一般好使，一般好使，让人撵的次数多了，耳朵就灵光了。”

“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嗯，这个，这个，我从那个山里面来，回奉天去。”火小邪指了指远处的大山，只好这样回答。

“哦？呵呵。”这个女子笑了声，表情轻松了不少，转头叫道，“爹，没事了。”

就听拐棍声响，从后院的篱笆门后，莫名其妙地钻出一个老态龙钟的老者。

火小邪见来人是个老头，一个女子，一个老头，除了那女子嘴巴有点凶以外，两人应该没有什么威胁，也放宽了心。

老者看了眼火小邪，颤颤巍巍地走到女子身边，对火小邪说道：“这位小兄弟，也是逃难出来的吧？”

“是，是！”

“相见是缘啊，我看小兄弟的打扮，也是受了不少罪，来来来，请进屋一坐。”

火小邪惭愧道：“老人家，不好意思哦！我刚刚，刚刚把你们的锅巴吃了。”

“没事，没事。我们刚才躲起来，是怕碰见坏人。请，请进。红儿啊，给客人打盆水，让客人洗洗脸。”

女子应道：“是，爹爹。”

火小邪不好推辞，便跟着这老头进了内屋。

老头腿脚不便，慢腾腾走到厅堂里，指点火小邪坐下。

火小邪心里庆幸自己碰到了好人，便没有推辞，坐了下来。一坐下来，身子一弯，断裂的肋骨处，疼得钻心，不禁“哎呀”一声。

老头问道：“小兄弟，怎么，受伤了？”

火小邪摸着胸前，说道：“是啊，断了几根肋骨，老疼老疼的！没事没事！哈哈！对了，老人家，这个村子怎么了？”

老头叹道：“日本人来了，在山里修工事，到处抓人杀人，这个村子里能走的都走了，荒废了好多年。我和我闺女，在外面过不下去，偷偷地回来看看，谁知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我俩刚回来两三天，打算再过几天，还是去外面谋生。这个村子，是待不下去了。”

火小邪张口便骂道：“天杀的小鬼子！我恨不得见一个杀一个！”

说话间，那个女子已经端着一盆水进来。

火小邪赶忙站起，疼得龇牙咧嘴，勉强笑道：“辛苦辛苦！”

女子递给火小邪一块干净的毛巾，也不说话，退到老者身边坐下。

火小邪连声道：“感谢，感谢！麻烦了，麻烦了。”说着，没敢用那块干净毛巾，空手兜起水来，将脸上的灰尘抹去，觉得舒服了许多，便继续清洗自己的脖颈等处。

火小邪露出了真容，他倒是没有觉得怎样，却听到老者轻轻“哦”了一声，咳嗽道：“听小兄弟的口音，是奉天的？”

“是，我是奉天的，唉，一言难尽，我正纳闷呢。”

“小兄弟怎么称呼？”

“哦，我叫火小邪。”

老者又咳嗽道：“这名字挺好。”

“老人家贵姓啊？”

“我，姓水。”老者看着火小邪的眼睛，慢慢说道。

火小邪笑道：“姓水啊？这个姓也挺有意思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姓水呢！”

“呵呵，小兄弟不也姓火吗？”

“哈，这个火啊，是我自己给自己瞎起的，我从小没爹没娘，觉得火字好听，就姓火了。”

火小邪洗得高兴，正想着把自己身上的破麻袋摘下来，却想起还有一个女子在，赶忙住手。

老者对女子说道：“小红，你再去烧点热水，让客人洗洗，换身衣裳。”

火小邪忙道：“唉，不麻烦水大伯和小红姐，水缸在哪里？我洗洗凉水就好。衣裳嘛，真不好意思啊，能借给我一套吗？”

“没关系，火小邪，今天遇见你，是我老汉的福气，你万万不要客气。”

“那，那好，哈哈。”

那位叫小红的女子问道：“你多大年纪啊，我应该比你年纪小，你怎么叫我姐？”

火小邪一直不太清楚自己的年龄，便说道：“我今年大概有十六岁吧，小红姐你看着怎么也比我大两三岁的。”

小红看了老者一眼，说道：“爹，我去烧水。”

老者挥手道：“快去吧，快去吧。”

小红诺了声，快步离去，不忘回头偷偷看了眼火小邪。

老者看向火小邪，笑了笑，说道：“火小邪，不瞒你说，老汉我是个郎中，我看你全身伤痕累累，你要不嫌弃，让我给你瞧一瞧？”

火小邪一听，心里很高兴，念道：“哎呀，我真是运气好！我这身伤，嗨！正想问您有没有药水啥的呢！谢谢水大伯！谢谢水大伯！”

老者摸了摸胡须，站起身来，说道：“小兄弟请随我来。”

火小邪随老者进了内屋，老者将炕上一块木板一拉，露出一个地窖入口。东北地区有挖地窖储存过冬所用蔬菜的习惯，所以从炕上下到地窖，并不奇怪。

两人慢腾腾下了地窖，老者将一支蜡烛点着，指着一张木板床说道：“寒碜了点，老汉我晚上就睡在这里，还算干净，你脱去上衣，躺下吧。”

火小邪应了声，将根本不算上衣的麻袋脱下，慢慢平躺在床上。

老者从怀中摸出一个瓷瓶，打开来，坐在火小邪身边，说道：“老汉家传治伤药，止血消毒还是有不错的效力的，刚刚敷上时，会刺痛，你忍住。”

“是！谢水大伯！”

老者一边给火小邪上药，一边轻轻按压火小邪的身子，叹道：“大小划伤一百多处！好在全是皮外伤。看伤势，均在两天之前，现在大部分已经愈合，未见炎症，神奇！你的肋骨断了五根，右肩曾严重地脱臼过！除非你体质超乎常人，否则寸步难行。”

“我是人贱命硬吧，现在躺下了，还真是不想再动弹了呢！”

老者抓起火小邪的手腕，正要把脉，忽然看到火小邪手臂内侧刻着的“五行合纵，破万年镇，破罗刹阵，切记”这十四个字，微微吸了一口凉气，说道：“火小邪，你手臂上刻的有字。”说着轻声念了一遍，问道：“何意？”

火小邪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我在山林中昏迷了，醒来后就见到这些字。”

“你在山中昏迷？老汉我有点糊涂了。”老者一边把脉，一边问道。

“水大伯，其实我现在比您还糊涂呢！我只记得我在奉天城里被人打昏以后，一睁眼就躺在山里了，全身是伤，还被人刻了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完全找不到东南西北啊。”

“被人打昏？好端端的打你干什么？”

“唉！实在不愿说假话瞒你，我是没吃过啥好东西，便大着胆子，偷了奉天张四爷家的几块点心，想分给我几个小兄弟吃，结果还没吃到嘴里，就被他家的管家带着家丁追上暴打。打着打着，我就昏了……水大伯，我这么说，你不会觉得我是坏人吧？”

“不会不会，老汉我形形色色的人见的多了，一眼就能看出奸恶。什么世道！为了几块点心，就要把人往死里打，人心不古啊！”

火小邪算是心里完全踏实下来，他同样觉得这个老者和他的女儿不是坏人，甚至觉得与他们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火小邪实在是累了，眼皮子直打架。

老者一边上药，一边缓缓说道：“你的脉象稳健得很，只是体力透支巨大，身体较为虚弱，精力不续，你大可放心。多休息两天，便可康复……火小邪，你要是困了，就闭上眼睛睡吧……”

离火小邪低低地“嗯”了一声，便进入了梦乡。

离火小邪目前所在的村落五十里开外，是一个小镇。因为是大的官道所在，日本人的各类物资运输途经此地，所以不大的镇子上，倒是车水马龙。成队的日本兵穿行在大街上，马车汽车并行，路边的各类军需物资也是堆积如山，许多日本军人指挥着中国劳工，正在分拣转运。小巷拐角处，有不少涂脂抹粉的妓女，穿着不伦不类的和服，不断挥手招揽日本人的生意。

既是货运集中之地，过客众多，自然有留人住宿的客栈。

穿过主街，向巷子内走不了多远，便能看到一家破败的客栈，生意冷清，门可罗雀。一个衣衫破烂、满脸烂疮的瘸子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不时在身上抓挠，捏起虱子往嘴里送，嚼得津津有味。稀稀落落途经此处寻店住宿的脚夫，见到这个客栈如此残败，纷纷摇头，快步走过。

说话间，有五个穷苦打扮的人，看着像是一家老少，推着个板车，向这家客栈走来。这五个人在客栈门口张望一番，其中一个中年人小心地问道：“请问大兄弟，这里可以住店吗？”

那门口的瘸子眼皮也不抬一下：“上好的客房，一人一天两毛，大通铺一人一天两分，热水另收。”

中年人叹了一口气，又问：“可有再便宜一点的？”

瘸子不耐烦地骂道：“马棚，一人一天半分！”

中年人对身边的老少说道：“就这里吧，数这里最便宜了。”

众人纷纷应了，中年人便客气地说道：“大兄弟，麻烦你带路。”

瘸子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打着哈欠招呼众人向里走，中年人带着家人，推车入内。

这一行人一走入院子，那瘸子突然眼睛一眨，神色大变，一点也不像刚才的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样，瘸子低声道：“速请！甲三丙四！”

中年人的表情一晃，不再是老实巴交的样子，点头答道：“过门！”

这两人快速地对话完，又恢复到之前的模样。

瘸子不再管他们，一扭头退回到门口，依旧坐在门前晒太阳抓虱子去了。

客栈内的一间普通客房，门无声无息地被打开。刚才进来的中年人和他的家人，小心翼翼地提着一个硕大的包裹入内，轻轻地放在地上，立即将房

门掩好。

房间里神不知鬼不觉迎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个教书先生的打扮，看着斯文得很，而他身边，则是一个伙计打扮的精瘦汉子。若论相貌气质，实属平常。

可中年人一行见两人出来，立即全部跪拜在地。中年人低声道：“东北道赤水爻五人，参见水王大人！”

教书先生并未答话，快步走到包裹前，眼中如一潭深水，低喝道：“打开！”

中年人赶忙返身，将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竟蜷缩着一个男子，脸色铁青，气若游丝。这男子的长相，竟和丧身在万年镇要塞的钩渐一模一样。

教书先生眉头紧皱，立即俯身到此人面前，握住他的手腕脉搏，脸上阴沉不定，半晌才抬起头来，对中年人说道：“万年镇如何？”

中年人立即答道：“我们潜在万年镇里的两个长线，为保妥当，救出这位先生，已经自断了……现在任何山里面的消息都传不出来。”

“好！你们退下！”

“是！”中年人应了，带着其他人快速退出房间，再无声响。

教书先生和精瘦伙计，将包裹里的男子抬出，抱至床上平躺。教书先生面色平静，轻轻说道：“水华子，速延他一命，先让他醒来。”

叫水华子的伙计一点头，应道：“是，水王大人！”说着话，他手也没停，从袖中抖出几枚细长针，麻利地扎在“钩渐”身上的几处重穴，双手齐齐转动细针。

“钩渐”身子一颤，眼珠微动，水华子立即俯身，拉开“钩渐”的嘴巴，塞了一粒暗红药丸进去，然后继续施针。

片刻之后，“钩渐”眼睛动了动，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教书先生赶忙叫道：“大哥！”

这位长得和钩渐一模一样的人是谁？正是在罗刹阵内独斗忍军五影宗主的假钩渐！

假钩渐低低嘿了一声，一脸蔑视地说道：“忍军的五影宗主有点手段，竟能伤我至此！嘿嘿，不过他们也没讨到好处，让我杀了两人，重伤一个！”

教书先生说道：“大哥此次太过自信了！”

“不亲见罗刹阵开阵，我怎会甘心！嘿嘿，好个罗刹阵，未开阵之前，就

有将人的想法化为现实的能力，多亏我提前预料到，不断转化人格，才未被侵扰，只是开阵之后，又是如何？现在难以预料！嘿嘿，炎火驰真是个奇才，居然能化五行之力，做出此等邪阵！怪不得父亲也惧他三分！”

假钩渐眼睛不睁，又念道：“水华子！”

水华子应道：“是，水王大人吩咐！”

假钩渐说道：“我中毒颇深，除非木王林木森那个老混蛋在，只怕我活不过明日午时。你发八百里飞信给林木森，告诉他，他早年咒我必中毒而死，应验了！”

教书先生说道：“大哥先别说丧气话，金家少主金潘就在附近，以他的能力，足以将你在明日午时前送至林木森那里。”

假钩渐哼道：“他本就记恨我们明明知道火小邪的下落，却不肯告诉他，现在火小邪下落不明，金潘宁肯看着我死，也不会帮手的。欠金潘一个人情，以他做生意的规矩，至少要找我们要三条情报！他这个奸商，尤胜金家乾坤两王！”

教书先生说道：“大哥稍安，我自有办法。”

“嘿嘿，二弟啊，水王三身，三个流川，同心共感，这秘密天下没有几人知道，林木森也不过知道有两个流川，我这个流川死了，依旧有两个流川，无妨无妨！你大可不用费心！你去求金家金潘，想想便觉得憋气，还不如死了。”

“不用我去，水媚儿去便可。”

“哦？她也来了？她不给水妖儿当替身，好好做孩子的娘，来此作甚？”

“大哥啊，你总在外面游荡，都快忘了吧。这几年来，水媚儿总觉得她能替代水妖儿，包括水妖儿对火小邪的痴情，她认为她也能继承。”

“哼，老三的两个女儿，和老三一样风流，喜欢感情用事！我当这两个丫头的爹，当得快烦死了！水家未来要交给这两个丫头，肯定乱套！”

“大哥，你先别说话了，水华子还在施针！”

教书先生向水华子看了一眼，水华子点了点头，对假钩渐说道：“水王大人，见谅！”说着又拿出一根针，向假钩渐头顶一刺。假钩渐低哼了两声，昏了过去。

教书先生长身而起，背手踱到窗边，遥望远处的群山，平静异常地自言自语道：“哼哼，炎火驰，伊润广义，火小邪，有趣啊，有趣！有趣吗？”

教书先生自己和自己对话一番，眼神一斜，看到有个小黄点正在房头盘旋。

教书先生手一伸，那个黄点低低叫了声，直落到他手中，竟是一只小巧玲珑的黄雀。

这只黄雀似乎通人性，落在教书先生手中，向自己脚踝处啄去，叼下一个小纸筒来，衔在嘴上，蹦蹦跳跳沿着教书先生的手臂上来，似乎要让他过目。

教书先生微微一笑，将小纸筒拿过，伸手一挥，那只黄雀便腾起双翅，飞出屋外不见了。

教书先生退回室内，不紧不慢地找了张椅子坐下，将纸筒展开，纸上密密麻麻写着蚯蚓一样的文字，不是汉字，更不是外国文字，像是密语一般。

教书先生慢慢将纸条看完，丢进嘴里，咀嚼了几下，便咽了下去，接着露出笑容，站了起来，说道：“找到火小邪了，水华子，我和你说个有趣的事情。”

水华子刚给假钩渐施完针，正在检查假钩渐身上是否还有其他伤势，听教书先生叫他，赶忙起身，问道：“水王大人，请讲。”

教书先生慢条斯理地说道：“火小邪现在活生生地躺在地窖里，已经睡着了。”

“啊！他真是命大！”

“这是其一，更有趣的事情是，火小邪失忆了。”

“失忆了？”

“不错。火小邪现在的记忆是十多年前，他偷了张四爷家的点心后，被水信子刘管家追打昏迷，一睁眼就是现在了。呵呵，他竟然忘了与五行世家有关的所有事情。”

“哦？水王大人，火小邪是炎火驰之子，天生邪性，会不会是他故意装出来的？”

“他装不出来，他一身的盗术还在，而他却不清楚他有多大本事，以为自己很平常。”

“水王大人，火小邪能逃出罗刹阵，实属不易，怎么落了个失忆的下场？”

“水华子，你没有见过炎火驰，你有所不知。我早年与炎火驰交往，知道



他是个说一套却做另外一套的人，他绝对不会放弃罗刹阵！炎火驰选择退隐在万年镇大山中，正是因为此地有个水龙眼，乃是重新布阵的绝佳场所。按我们现在收集到的线索，罗刹阵是炎火驰自己也破解不了的，以他的性格，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另外，非常有趣的是，我父亲凌波，许多年前，在万年镇碰到恢复盗术的炎火驰时，凌波说破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却只记得水家，而不记得凌波是谁。呵呵，好个罗刹阵啊！这个阵会让修建之人，也就是有火盗双脉之人失忆，故而炎火驰一直破解不了自己的阵法。原本我也以为，当年的炎火驰是故意装失忆，现在有他儿子火小邪来亲自证明，不禁豁然开朗，解了我心头多年的疑虑啊！”

“水王大人，属下还是不明白。按您这么说，火小邪和炎火驰一样受了罗刹阵的刺激，丧失记忆，怎么火小邪会忘了十多年的事情？”

“这就是更有趣的地方！炎火驰可能失忆过许多次，但他有所准备，应该很容易恢复，而火小邪不同，他不明其间的道理，控制不住，不自觉地选择一忘到底，忘到底的结果就是，所有与五行世家有关的事情，无论人、事、物，全部遗忘，一切从头开始。”

“那火小邪还会恢复吗？”

“这个十分难说，要看火小邪自己的悟性了……水华子，你尽快安排将我大哥送至金家，告诉金潘，火小邪被水王流川舍命救出，为保他的安全，请金潘暂时不要见他。金潘必须先救水王流川，要不然，我们救得了火小邪，也能杀了他，为流川祭旗。”

水华子点头称是：“水王大人放心，我立即去办。”

水华子快步退出屋外。

教书先生，也就是水王流川，淡淡一笑，看着床上的假钩渐，亦是另一个水王流川，说道：“大哥啊，伊润广义想下一盘大棋，大到他自己都控制不了了吧，呵呵，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更有趣了。火小邪失忆前，还给自己刻下要五行合纵破罗刹阵呢！更加有趣了不是吗？”

此时此刻，火小邪正昏睡入梦，梦境十分奇怪。形形色色的人在他眼前穿梭往来，一个个都向他递来眼神，有的恨，有的爱，有的惋惜，有的木讷，只是，火小邪在梦中一个人都不认得，连面孔打扮是什么模样，也全是模糊一片。在梦中，火小邪想追逐这些走过他身边的人，可是无论怎么发力奔跑，